

故乡吟

故乡的大沙河

邴秀江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客居异国他乡的同学聊天,聊到远去的亲人、少年岁月和腊月赶大集,同学用略带忧伤的口吻说:“再也回不到小时候了。”

同学的话我颇有同感,尤其近两年更感到时光之飞逝,岁月之蹉跎,人生之不易。过去的少年生涯,真的如梦一般。

我的老家在胶东半岛栖霞、招远两市连接处的小山村,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把小村分成南北两块。小河流向西北不远,汇入宽阔的大沙河。小时候,大沙河在夏天经常发洪水,洪流挟卷着土石泥沙和断树枯枝,肆意奔涌、冲撞、回旋。洪水过后,混浊的河水逐渐变得清澈,冲积的新沙柔软细腻,在阳光下闪着金灿灿的光。明晃晃的河水里,小孩子蹦蹦跳跳,捉鱼摸虾,村妇们忙于拆洗被褥、捣洗衣裳,河里一片热闹的景象。

大沙河是栖霞、招远两个市的分界河,河水浇灌了两岸的庄稼和果园,也养育了一方人。大沙河北岸是赵格庄,乡人都称赵庄,方圆几十里的大村,因赶大集而闻名。旁边的两个村都以集命名,可见大集之悠久。记忆里,每逢庙会、庙会和腊月大集,栖霞、招远、黄县(龙口)、蓬莱的商贾和乡人,都云集赵庄赶大集。各种摊位一排排、一列列,从河床下游摆到上游,拥挤的人流、攒动的人头,像一条舞动的长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交通不便,很少有农户进城买东西,日常用品都去大集上买。每逢农历的三、八日,闲散的乡邻都去赶大集,大集也是乡人闲逛、亲戚碰头、青年男女相亲的地方。后来,上了大学寒暑假回家,大沙河的大集又是同学偶遇的地方。

从赵庄大沙河向西南溯流而上七八里,就是我姥姥住的村庄。姥姥家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地方。星期天或是平时下午放学,我会一个人步行一个多小时,蹚过大沙河,沿着河岸芦苇、杂树丛生的小路,去姥姥家玩耍。夏天的中午,河边小土路被太阳炙烤得冒着灼灼青烟,路上很少遇见行人,一个人行走会有些恐惧。偶尔有一只野兔“嗖”地从前面不远处跳出,仓皇逃去,吓我一跳。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常常折一段树枝拿着,像孙悟空手拿如意金箍棒般时不时地舞动几下,有时还哼着歌、吹着口哨。每次到了姥姥家,慈爱的姥姥总会从枣红色的大衣柜里,取出她舍不得吃的蛋糕和点心给我。夏秋时节,姥姥家的地里还种着甜瓜、面瓜和西瓜。后来,姥姥家开了一家商店,每次临走时,姥姥总会悄悄地塞给我圆珠笔、自动铅笔等文具,并叮嘱我不要告诉其他表兄妹。

每年春寒料峭的初春,姥姥村赶山会,远近的亲戚都会像过年一样在这里聚拢。山会在村西的山脚下,沿着河滩和土路摆摊布市,有卖农具、卖树苗、卖牲畜的,还有各种小吃,飘着诱人的香味。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是泥塑的小老虎,虎身染了红黄绿诸多颜色,中间用涂了色的牛皮纸连接,看上去憨态可掬,拿起小老虎前后一挤,便发出“咕咕”的叫声,还有绿色的细竹做成的哨笛,笛身刻了几个小孔,吹起来发出“嘟——嘟——”的长音……

从完小到初中、再到高中,学校都离大沙河不远。等到上中学时,从校歌“蚕山脚下,黄水河畔”的歌词里,方知大沙河的学名叫做黄水河,但乡人没有叫它黄水河的,都习惯叫大沙河。赵庄村西大沙河的下游,有一座大石桥,有两三层楼高,几十米长,大约建于上世纪70年代。从我记事起,这座标志性的大桥就矗立在那里,一直到今天仍是莱西和龙口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完小学,我们村的学生要从下游步行穿过大沙河去赵庄读书,栖霞二中教职工的孩子,从大桥桥面上步行往返。我初中的学校在栖霞二中的旁边,不知何时,低年级来了一位穿着素淡衣裙的小姑娘,皮肤白皙,面如皎月,扎着麻花样漂亮的长辫子,清丽脱俗,恍若朱自清笔下荷塘里亭亭的荷花。放学时,她和同学沿着大桥由南向北回家,吸引了好多男同学的眼光。

童年和少年时,每到春天杨柳刚萌芽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会折下杨柳枝条,剥皮抽条做成哨子,“嘟——嘟——”地吹;夏秋,会在河里捉鱼,在河滩上摔跤玩耍;冬天,常去河边搂树叶、刨树根,回家做柴草,有时还会用火柴点燃岸边的野草和厚厚的落叶嬉笑打闹……

初中最后一年,许多同学选择了回家务农和外出打工,原来的四个班合并成了两个毕业班。中秋节前后的期中考试,我排在班里二十几名,班主任说,班级的前十名才能上高中。我开始考虑,是继续读书还是回家务农。思虑再三,我下定决心好好读书。此后,我开始自觉地在清冷的孤灯下学习到夜深,两个月后,寒假考试我考了班级第七名。在那个如火的夏天,我考入了栖霞二中的重点班。三年苦读,终于迎来了红色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班一半多同学考上了本科,高兴之余,同学们互相宴请,好不热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慈爱的姥姥早已离我而去,同学们也都身处异地他乡……偶尔小聚,同学们身上仍保留着当年的质朴和纯正,言谈间流露出“栖霞苹果”般的甘脆。

在董卿朗诵的《故乡》中这样写道:“故乡是我们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为了理想和追求,风华正茂的我们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但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忘不了大沙河,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乡愁。

吆喝声声

崔宗波

写下这个题目,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卖汤圆》:“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一碗汤圆满又满,三毛钱呀买一碗……”因吆喝声而谱就、流行的一首歌,“70后”和“80后”都耳熟能详。吆喝声声,那声音里有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有平凡生活的柴米油盐,有底层百姓奋斗的艰辛与甘甜。

街巷集市的熙熙攘攘、嘈杂喧闹中,吆喝叫卖声最为突出。那声音有的高亢清脆,有的浑厚悠长,有的短促低沉。社区里,一个满脸胡茬的中年男子,开着三轮摩托车在楼栋之间来回穿梭,“收破烂喽!”他的嗓门大,一声声拉着长音,浑厚洪亮,穿透力强。“茶蛋枣粽子——”吆喝声短促有力,不拖泥带水,叫卖的是一位推着三轮车的中年妇女。社区门口,一辆拉着巨大水箱的货车停在路旁。“俺家矿泉水来喽!”几声悠长的吆喝声传出,居民们便提着大桶小桶,纷纷出门排队买水。

还有不动嘴图省事的。在摊位上放一个电子喇叭,用电子产品替代口舌,反反复复地叫卖宣传。在农村大集上,摊位也多是电子喇叭当家。“敖上——老鼠药(龙口话读yue)”,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抑扬顿挫,带着一股狠劲,大有不把耗子灭光不罢休的气势。有借助工具代替吆喝声的。卖豆腐的在街头敲着梆子,等待着人们来买或者拿黄豆来交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人们都习惯了缝缝补补,家用物件损坏了,都会找工匠修补后再用一段时间。铜盆铜碗、磨菜刀、补锅等工匠在街头劳作的场景,卖鱼卖虾换大米的场面随处可见,那久远的拖着腔调的“磨剪刀——抢菜刀”好像还在耳边萦绕。在传递信息基本靠吼的年代,走街串巷时远时近的吆喝声,给工匠和小贩们带来了生意,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爆米花咪咪!”摊主吆喝几声,就把摊位摆在村口。围观摊位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记忆之一,爆米花的加工过程,让孩子们感到刺激和惊奇。“砰”的一声巨响过后,在烟雾缭绕中,孩子们飞奔向前,前呼后拥捡拾散落在地的爆米花。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其中有一集,北平一条小胡同里那一声声“五香瓜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一些老行当和手工技艺逐渐被淘汰,吆喝之声也随之远逝。“铜盆铜碗喽!”“补锅补盆喽!”那曾经响彻大街小巷的独特音符已不复存在,甚至夏日里“雪糕冰棍”的叫卖声也消失不见了。当然了,也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催生出的新的吆喝声,如:“修理煤气灶喽!电子不打火,冒黑(龙口话读he)烟……”“清洗油烟机喽!”“高价回收电视机、洗衣机、旧冰箱、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喽!”……

吆喝声声,那声音藏有美好的记忆,包含万般滋味,融入了寻常市井生活。吆喝声声,也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传递出人间特有的温暖。

诗歌港

小城夜雪(外一首)

柳光生

源于一滴水在风中的战栗
洁白的雪花
飘飘洒洒
一夜之间落白了整个小城
让人觉得宁静和凄美
太阳出来了
把小城搂在它的怀里
用身体温暖小城
开满梨花的树枝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女交警

她如一株挺立的红梅
在漫天大雪中
闪烁着火焰
构筑一道城市亮丽的风景
匆匆一瞥女交警
敏捷的手势令我陶醉
她是一位特殊的“美容师”
把十字路口梳理得
井然有序

踏雪

徐修强

空山不见人
我们是唯一的尘世
世界如此宁静
不妨放纵自己
摇落一树雪花
挑起春秋争霸的战争
忘记房价、菜价、肉价
只对一朵雪花钟情
小心翼翼踏雪
如同书写人生
沉涵一米阳光
亲吻一声鸟鸣
累了,就站在树下
闭上眼睛,静静地
听风诵经

孤独的秋千

刘继晏

眼帘前
一架孤独的秋千
秋千上
只有雪在做伴
一双背影
一闪即逝的红颜

杂乱的脚印
换得了多少瞬间
娇语消散
寒风中冻红了脸